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诗歌艺术

高雪艳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二十世纪英国诗坛上一位具有浓郁现代特色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如同他的小说创作成就一样伟大。返朴归真,摈弃矫揉造作的格律,返回质朴清新的形式和自然率真的语汇是劳伦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他使用日常自然口语的词汇、句法和节奏写诗,诗行却具有日常口语所没有的那种音乐感和抒情性。他以社会批判和心理学探索相结合的方式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以及对人的价值的摧残。探索和研究了D. H. 劳伦斯的诗歌创作风格,并通过几首作品的具体分析论证了劳伦斯的诗歌艺术具有品质率真、意象鲜明、感悟深邃的特点,该特点确保了劳伦斯诗作在现代诗歌史上的一席之地。

【关键词】劳伦斯;诗歌;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2-0052-04

一、引言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urence, 1885—1930)是20世纪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创作涵盖小说、诗歌、文学评论、书信等各个方面。劳伦斯诗歌方面的成就长期以来被小说的光芒所遮蔽。但是越来越多的评论家认为,仅凭其洋溢着生命体验与丰富意象的诗作,劳伦斯就可以在20世纪英国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的诗歌作品也是他文学成就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西方某评论者指出:“假如劳伦斯只写诗歌,他一定会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1]。有的评论者认为,“他最好的诗属于本世纪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诗作”。劳伦斯先后发表过《情歌》(Love Poems, 1913)、《瞧,我们成功了!》(Look! We Have Come Through, 1917)、《鸟兽花卉》(Birds, Beasts, and Flowers, 1923)、《紫堇花》(Pansies, 1929)、和《火》(Fire, 1940)等十本诗集近800首诗歌,部分诗歌经改写编成《劳伦斯诗集》(The Collected Poems of D. H. Lawrence, 1928)三卷。他的诗歌涉及自然、爱情、死亡以及社会生活。他的诗集不仅是他一生欢乐与痛苦的记录,也是他人生哲学和情感的重要见证。

在劳伦斯的诗歌里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具有叙述性和戏剧性,常伴以道德上的评论,属于二十世纪初乔治时代的诗风。另一种借助精练鲜明的形象而不归结到道德说教。当他起初拘泥于传统的格律韵法时未免显得局促笨拙,但是随着他对形象运用的加强,他越来越摆脱严谨的传统形式的束缚,逐渐形成了一种质朴通俗、富有个

性的自由体形式,借以抒发他内心的激情、矛盾与冲突。劳伦斯在一封信中指出,“我总是试图直抒胸臆而不改变它的原样,这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精致敏锐的本能和知觉。”劳伦斯努力表现“即时即刻”的情感,在这种迫在眉睫的现在时刻,没有尽善尽美,没有高潮迭起;它变动不已,稍纵即逝,永无结局。表现即时情感的诗歌具有永久性,因为它恰恰捕捉和记录了一阵风似的短暂的情感和过度的意识。意象派诗歌的倡导人艾兹拉庞德曾声称,意象派诗歌的宗旨是表现转瞬之间复杂的情感和思想。劳伦斯的一些最出色的诗歌被收入意象派诗歌的集子,就是因为他对表现即时即刻情感和对形象或意象的创新运用。

返朴归真,摈弃矫揉造作的格律,返回质朴清新的形式和自然率真的语汇是劳伦斯最成功诗歌的重要特色。在这方面美国诗人惠特曼曾给予他重大的影响。劳伦斯认为惠特曼是最伟大的诗人,他用自由诗的形式把人的全部心声在某一瞬间直接吐露出来,是“对短暂瞬间的心领神会”^{[2]h203}。因此他自己的诗也是师法惠特曼的自由诗,“寻求的是短暂的、瞬间的、激烈的、赤裸的悸动”^{[2]h205}。他从惠特曼那里学会使用日常自然口语的词汇、句法和节奏写诗,诗行却具有日常口语所没有的那种音乐感和抒情性。

劳伦斯早期的诗歌具有自传性,它们奏响了一些在他的小说中将得到更深入表现的主题。例如,写于1911年前后的《矿工之妇》(“The Miner’s Wife”)以通俗的语汇重现了《菊馨》等故事中弥漫于矿工家庭中的那种恐惧气氛;

收稿日期:2014-03-15

作者简介:高雪艳(1975-),女,河北遵化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教学研究。

妈,有个人在那儿敲门,
你下来看看是什么人。
——恐怕只是个要饭的,
告诉他我正忙着没空……
……他说,“告诉你妈,
她男人在井下受了伤。”
——什么?呵,我的老天!他可从没
说过会出事,从来没有……

在《一朵白花》(“A White Blossom”,1910)那首小诗中,只求精神、回避肉体的“米丽安”虽然像白花那样圣洁,却像月光一样遥远而不可企及:

月儿皎洁而娇小,像一朵茉莉花独自开放,
从苍凉的夜穹依傍在我窗口的上方,
柔软有如清泉雨水,晶莹有如酸橙花瓣,
她闪烁着我年轻的爱,没有罪孽能玷污她的洁白。

劳伦斯早期的爱情诗除了吟咏他的初恋之外,还记述了他对母亲情谊缱绻的思恋和难以排遣的怀念。一首《钢琴》(“The Piano”)诗人用平和的叙述语言,描绘了暮色中吟唱的女子的歌声和钢琴的伴奏声,勾起了对童年的深情回忆和对母亲的追思:

暮色中一位女士对着我唱起温柔的歌声,
带我穿过岁月的长廊,直到我看见
一个孩子坐在钢琴下倾听琴弦的和鸣,
他抚摩一下母亲娇小自在的脚,母亲正在含笑吟唱。

此情此景竟然使诗人感动地为之挥泪:
往事如流水,我像孩子一般为过去哭泣。

这种平和的叙述性语言把我们带进一个清晰、主次分明的场景,使读者眼前呈现出一幅温情、美丽的画面,而且这画面是立体的,有远近之分,既有今日的场景:一女子在暮色中为“我”低声吟唱;也有昔日的景象:一小孩坐在钢琴下双手按着母亲小巧的双脚,而母亲和着琴声吟唱。这两个场景互相掩映,又互相照应,既有视觉之美,又有听觉之美,令人浮想联翩。

像他早期的小说一样,劳伦斯早期的诗歌大多含有自传的因素。但是,真正杰出的诗歌必须超越自身的狭隘经验,将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劳伦斯最成功的诗歌是那些吟咏大自然的诗,诗人通过对昆虫、鸟兽、花草的吟咏表现自然的灿烂辉煌和生命的神秘力量。在他的笔下,一草一木,一切自然生物都充满了诗意和活力。他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新鲜的世界和人生。这一类诗中最著名的一首

是《蛇》(“Snake”)。诗歌记述了一个普通的经历:诗人清晨汲水,在水槽边与一条正在喝水的蛇不期而遇。诗人在生而有之的自然本性与后天接受的教育观念这两者的冲突之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一方面:

我所受的教育向我说
一定要杀死它。

同时,我内心也有声音说:

你要是人的话,
此刻就应该找根棍子打折他,把他干掉。

然而,另一方面:

我得招认我是多么喜欢他,
多么高兴他客人似的静静光临,来我的小槽喝水,

然后离去,安然地、和平地、不道谢,
潜回大地燃烧的肚肠中去。

诗人于是责问自己:

是怯懦,叫我不敢杀死他?
是乖僻,叫我渴望跟他交流?
是谦虚,叫我觉得是这么荣耀?
我真的觉得是十分荣耀。

然而,正当这条蛇逶迤游动即将进洞的时刻,诗人在一阵莫名的冲动之中突然投木打蛇,蛇却脱身钻进了墙缝:

而我立刻懊悔了。

我想:这样的行为何等可耻、庸俗、下流,
我恨极了自己和那个该死的人类教育的声音。

诗人就这样用极其明白晓畅的语汇,用日常自然说话的节奏,借助一个曲折的心理和行为过程,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文明与自然的对立。劳伦斯提倡人性自由发展,反对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理性对人性本能的扼杀。劳伦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扭曲的人性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在这首诗中艺术地表达对这一问题的哲学思考,侧面批判了现代社会否认人的自然本能和扭曲人的心灵。劳伦斯被马克·罗伯兹认为是有平衡视野的道德家。因为他倡导人类回归自然,寻求本性,恢复活力。自然是疗救现代工业社会垢病的有效药剂,又是人类生命能量的来源。对现代文明的憎恶,对自然的向往,对生命神秘力量的探究恰恰是劳伦斯创作的一个基本思想。

维·德·索·品托认为:这首诗的意义不仅在于描写了日常生活经验,而且在于加工了日常经验,赋予它神秘的宏伟感^{[9]206}。因为诗人把蛇看作像个被流放的国王,在地下尚未加冕,如今又到加冕之时。

诗人最后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因为“我错过了与神相遇的机会,与生命相遇的机会”。也许今天我们再读这首诗时,感到它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此。这首诗真正让人感到震撼的地方在于,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人往往扮演了一个卑鄙、虚伪而又夜郎自大的角色。蛇是无辜的,所以它坦然从容,它的出现使心怀叵测的人感到既崇敬又畏惧。当畏惧超过崇敬时,人往往使出卑鄙的手段去取胜,像“我”那样去搞突然袭击:对这样卑鄙的行为,人必然要付出代价,并为失去的东西,不论它是“国王”还是“神”,而懊悔不已。灵剑指出:“此诗给我们以强烈的精神灼痛。我们在顿悟和沉思中感受到诗的深沉和历史感,而不是一时的语言快感和仓促的诗意满足”。^[4]

劳伦斯在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教育制度、宗教、道德观的诗中更加表现出率真的品质。像《资产阶级多么讨厌》、《反驳耶稣》、《死亡并不邪恶,机器才是邪恶》这样直白、辛辣的标题本身就令人触目惊心。他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已彻底失望,认为是工业文明、教育制度以及基督教道德是使人异化、扼杀人创造力的罪魁祸首^[5]。在这类诗歌中,恐怕没有比《资产阶级多么讨厌》(“How Beastly the Bourgeois Is”)这首诗更形象,更惟妙惟肖、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了。我们也读过布莱克、狄更斯和萨克雷等作家对资产阶级的鞭挞和讽刺,但同劳伦斯的一比,则相形见绌。劳伦斯把资产阶级刻画成衣冠禽兽:他们衣冠楚楚,仪表堂堂,英俊潇洒:

他难道不漂亮?他难道不健康?他难道不是个好标本?

他外表难道不像个精神饱满而纯洁的英国人?
难道不是上帝自己的形象?一天跑三十英里
追逐鹧鸪或一个小橡皮球?

你难道不喜欢他那样阔气有派头?

但是在他们体面的外表之下,是龌龊、丑恶、卑鄙的灵魂。他们自私,狭隘;心灵如同一潭死水,思维机械僵化;心怀偏见,不能接受新的事物,不敢迎接情感和道德上的挑战:

哎呀,且慢!

让他应付一桩新的激情,让他面临别人的需要,
让他完全懂得一点道德上的难题,
让生活对他的理解力提出一点新的要求,
然后注视他变得迟钝呆木,像一块潮湿的甜饼。

注视他变成一团糟,不是傻瓜便是暴徒。

就只要注视他的表演,当他面临智力的新要

求,

一个新的生命攸关的要求。

他们不劳而食,寄生于别人的劳动成果之上,内心完全的腐烂,心灵空虚,失去了一切的新鲜和活力,正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装扮得俊俏,像一棵蘑菇

站立在那里那般时髦、笔挺而又中看——

像一株霉菌依赖过去生命的残余为生,

从那些比它自己伟大的生命枯叶中吸取生命。

即使如此,他是陈腐无生气的,他在那儿也呆了太久。

触动他一下,你会发现内部一无所有,

就像一棵老蘑菇,内部长满小虫而空洞,

掩盖在平滑的皮肤和挺直的外相下。

充满了激昂、卑鄙、空洞的情感,

相当肮脏——

最后,诗人作出结论,既然他们对社会毫无益处,还不如把他们统统除掉,化为尘土:

可惜他们不能一古脑儿被踢翻,

像令人作呕的毒菌,让他们迅速地溶化,

返回到英格兰的土壤。

在这首诗中,劳伦斯创造了多个生动的形象比喻资产阶级:把他们比喻成好看不中用的毫无生命力只供人观赏的“标本”;像蘑菇一样亭亭玉立、虚伪的浪漫人物;像真菌一样是寄生虫;像令人恶心的,毫无生存价值的毒菌。劳伦斯所刻画的资产阶级的这幅肮脏嘴脸,不仅陈腐、毫无生气,而且令人作呕,难怪英国的绅士对劳伦斯无法容忍。可以想象,他的这一首诗无疑会在正统观念中引起轩然大波。他对当时资产阶级不抱任何幻想,以致毫不留情地抨击和嘲讽。劳伦斯因此被称为“不戴面具的诗人”^{[13]p222}。这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诗人的勇气和胆识。而同时,这也就是劳伦斯诗作遭批评的缘故之一:语言过于直白,诗意过于裸露。确实,这样的诗风与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文雅诗风格格不入了。大英帝国的绅士淑女怎能接受呢?劳伦斯天真而犀利的大白话不幸刺破了英国社会已长满了虱子的华美外袍。

从劳伦斯整个的哲学思想来看,他反对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和桎梏,主张自由地发展人的个性和心灵的自由,以及解放人的本能和潜能。认为所谓文雅的资产阶级的文化只会僵死人的灵魂和创造力,最终会导致文化的死亡和人类精神的窒息。举止粗野的农民,流浪的吉普赛人,工人,以及带有原始气味的人或事物,都比那些

温文而雅的资产阶级更有活力。他的这些思想都决定了他在这首诗中对资产阶级的态度。这首诗用自由诗体写成,诗节和诗行的长短以及韵律都毫无规律,暗示出诗人强烈的情感容不得任何的限制。我们可以品味出,诗人的口气是赤裸裸的辛辣的讽刺,是不怀好意的戏谑,是按捺不住的憎恨。劳伦斯的很多诗歌都表达了对资产阶级尖锐地讽刺和对清教主义的愤怒以及揭露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伪善。

二、结语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吴笛译.劳伦斯诗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 [2]郑克鲁.劳伦斯读书随笔[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 [3]蒋炳贤.劳伦斯评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 [4]灵剑.论劳伦斯的诗学见解与创作得失[J].国外文学,1999(4):43.
- [5]廖凯,王宏.精神、意识、灵魂的升华[J].名作欣赏,2006.

劳伦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坛上造成了强烈的震动,他的独特的创作风格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他的一生都在斗争,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痛苦挣扎。也许正是这坎坷复杂的经历,造就了这样一位传奇的诗人,赋予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创造出富有激情和张力的诗歌。无论是激情澎湃,还是安详宁静,都是活生生的,甚至是血淋淋的,都是发自诗人内心的呐喊,真实坦诚地向世人展示着人性的美好与丑恶,散发着生机,散发出永恒的生命之光。

Artistic Features of David Herbert Laurence's Poetry

GAO Xue-yan

(Tianjin Maritime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David Herbert Laurence is an outstanding British poet of the 20th century whose poetry has strong modern feature, they are as great as his novels. Recovering poem's original simplicity, abandoning the affectation of metrical, and returning the funky fresh form and spontaneous vocabular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Laurence's poetry. He used everyday spoken vocabulary, syntax and the rhythm in his poems, while his verses have the kind of musical and lyrical, which can not be found in daily spoken language. By combining social criticism and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he profoundly exposed th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t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the nature and humanity as well as the value of human.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Laurence's poetry, and especial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everal pieces of poetry, concludes that Laurence's poetry has the unique quality of frankness and genuineness with sharp images and insights, which ensures him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oetry.

Key words: Lawrence; poems; artistic features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27页)

acted by many artists of Peking opera, such as Tan Koupei, Yu Shuyan, Ma Lianliang, Zhou Xinfang, Jin Shaoshan, Qiu Shengrong and so on. The reason why the Peking opera Beat Yansong possesses rich artistic charm is its excellent narrative art. Whether from special structural formula, witty style or characteristic form of expression, we think Beat Yansong embodies higher literary value.

Key words: Beat Yansong; narrative; balance; structural formula; banter

(责任编辑:周锦鹤)